

七十二家集

諸葛丞相集序

武鄉篤魚水之歡構蠶業
之緒十倍曹丕固也嗣主
不才君可自取主臣之際
直是全瀝血誠焉余又歎
以禪之闇沕而當武鄉之

世了無失德可猜似於中
有默化處武鄉身在行間
君門遠於萬里而黃皓在
側終伏而不敢逞猶之仲
達甘受巾幘直至將星宵
殞然後得志此其幹旋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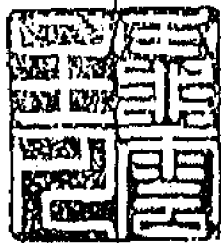
非後世人所能得測矣夫
張文成之贊草昧也鄧高
密之毗中興也武鄉之締
末造也三人俱王佐才弘
振儒効然文成高密翊運
方昌難而易武鄉維運將

墜難而難張鄧於文辭不
少槩見獨武鄉諸作如日
月經天延曜入后洪灝之
氣依然可掬微獨出師二
表梁父一吟芬人齒牙其
他條奏教令語語真至俱

令聞者意醒即屑玉碎珠
莫非重寶也按陳壽上諸
葛集表云荀勗和嶠使臣
定蜀相諸葛故事輒刪除
複重隨類相從為二十四
篇然則名雖為集實為事

與言兼載非盡其文筆而
今已無傳矣郭哲卿中丞
在楚嘗刻公集然多未備
余錄其文筆存者裒成二
卷余兒凱甫時年十二從
旁咲曰是固八陣之刺圖

而木牛流馬之遺法也
歲在辛酉首夏我生明日
紹和張燮識於竹間



諸葛丞相集目錄

卷之一

吟

梁甫吟

詔

爲後主伐魏詔

表

群下上漢帝請先主爲漢中王表

請宣大行遺詔表

前出師表

後出師表

薦呂凱表

呂凱答雍閬檄附

彈李平表

彈廖立表

又

臨終遺表

督蔭爲諸葛丞相請立祠表附

疏

街亭自貶疏

上事疏

公文

公文上尚書

卷之二

教

與群下教

又

答蔣琬教

作斧教

黜來敏教

書

與關雲長書

與杜微書

答杜微書

答李嚴書二首

與張裔書

與張喬蔣琬書三首

與蔣琬董允書

與孟達論李嚴書

與李豐書

與劉巴書

劉巴與諸葛亮書附

又與劉巴論張飛書

與孟達書

孟達答諸葛丞相書附

與陸遜書

與步騭書

與兄瑾書九首

誠子書二首

誠外生

議

正議

絕盟好議

記

黃陵廟記

碑

司馬季主墓碑

附錄

諸葛亮傳

晉陳壽

蜀諸葛丞相祠堂碑

唐裴度

移建武侯祠記

宋王十朋

與諸葛丞相牋

蜀漢劉琰

與諸葛丞相書

蜀漢馬謖

與諸葛公書

蜀漢馬良

獄中與諸葛公書

蜀漢彭萊

進諸葛亮集表

晉陳壽

諸葛丞相贊

蜀漢楊戲

諸葛武侯宅銘

晉習鑿齒

三國名臣贊畧

晉袁宏

樂葛優劣論

晉張輔

武侯宅古栢銘

唐段文昌

諸葛武侯像贊

宋張拭

諸葛武侯廟銘

明楊士奇

祭諸葛丞相文

晉李興

吊孔明文

晉安慮

謁武侯廟文

宋王十朋

八陣圖

晉桓溫

先主武侯廟

唐岑參

古栢行

唐杜甫

蜀相

唐杜甫

懷古

唐杜甫

諸葛廟

唐杜甫

八陣圖

唐杜甫

武侯廟

唐杜甫

讀諸葛武侯傳

唐李白

觀八陣圖

唐劉禹錫

題籌筆驛

唐羅隱

籌筆驛

唐李商隱

武侯廟古柏

唐李商隱

孔明書臺

宋宋祈

諸葛武侯

宋王安石

又

宋王安石

八陣磧

宋蘇軾

隆中

宋蘇軾

灘石八陣圖行

宋王剛中

武侯祠

宋張震

武侯新祠用韵

宋王十朋

登八陣臺觀忠武侯遺像作長句

宋張演

遺事

集評

諸葛丞相集卷之一

漢瑯琊諸葛亮孔明著

明閩漳張燮紹和纂

吟

梁甫吟

步出齊城門遙望蕩陰里里中有三墳纍纍正

相似問是誰家墓田疆古冶子

一作氏

力能排南

山文能絕地紀一朝被讒言二桃殺三士誰能

爲此謀國相齊晏子

詔

爲後主代魏詔

朕聞天地之道福仁而禍淫善積者昌惡積者
喪古今常數也是以湯武脩德而王桀紂極暴
而亡曩者漢祚中微網漏凶慝董卓造難震蕩
京畿曹操階禍竊執天衡殘剝海內懷無君之
心子丕孤豎敢尋亂階盜擬神器更姓改物世
濟其凶當此之時皇極幽昧天下無主則我帝
命隕越于下昭烈皇帝體明獻之德光演文武

應乾坤之運出身平難經營四方人鬼同謀百
姓與能兆民欣戴奉順符議建位易號丕承天
序補弊興衰存復祖業膺誕皇綱不墜於地萬
國未靜早世遐殂朕以幼冲繼統鴻基未習保
傳之訓而嬰祖宗之重六合壅否社稷不建永
惟所以念在匡救光載前緒未有攸濟朕甚懼
焉是以夙興夜寐不敢自逸每從菲薄以益國
用勸分務穡以阜民財授才任能以參其聽斷
私降意以養將士欲奮劍長驅指討凶逆朱旗

未舉而不復隕喪斯所謂不然我薪而自焚也
殘類餘醜又支天禍恣睢河洛阻兵未弭諸葛
丞相弘毅忠壯忘身憂國先帝托以天下以勗
朕躬今授之以旄鉞之重付之以專命之權統
領步騎二十萬衆董督元戎龔行天伐除患寧
亂克復舊都在此行也昔項籍總一疆衆跨州
兼土所務者大然卒敗垓下死於東城宗族如
焚爲笑千載皆不以義陵上虐下故也今賊僭
尤天人所怨奉時宜速庶憑炎精祖宗威靈相

助之福所向必克吳王孫權同恤災患潛軍合
謀犄角其後涼州諸國王各遣月支康居胡侯
支富康植等二十餘人詣受節度太軍北出便
欲率將兵馬奮戈先驅天命旣集人事又至師
貞勢并必無敵矣夫王者之兵有征無戰尊而
且義莫敢抗也故鳴條之後軍不血刃牧野之
師商人倒戈今旄麾首路其所經至亦不欲窮
兵極武有能棄邪從正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者
國有常典封寵大小各有品限及魏之宗族支

葉中外有能規利害審逆順之數來請降者皆
原除之昔輔果絕親于智氏而蒙全宗之福微
子去殷項伯歸漢皆受茅土之慶此前世之明
驗也若其迷沉不反將助亂人不式王命戮及
妻孥罔有攸赦廣宣恩威貸其元帥弔其殘民
他如詔書律令丞相其露布天下俾稱朕意焉

表

群下上漢帝請先主爲漢中王表

昔唐堯至聖而四凶在朝周成仁賢而四國作
難高后稱制而諸呂竊命孝昭幼冲而上官逆
謀皆馮世寵藉廢國權窮凶極亂社稷幾危非
大舜周公朱虛博陸則不能流放禽討安危定
傾伏惟陛下誕姿聖德統理萬邦而遭厄運不
造之艱董卓首難蕩覆京畿曹操階禍竊執天
衡皇后太子鵠殺見害剝亂天下殘毀民物久

令陛下蒙塵憂厄幽處虛邑人神無主過絕王
命厭昧皇極欲盜神器左將軍領司隸校尉豫
荆益三州牧宜城亭侯備受朝爵秩念在輪力
以殉國難覩其機兆赫然憤發與車騎將軍董
承同謀誅操將安國家克寧舊都會承機事不
密令操游竟得遂長惡殘民海內臣等每懼王
室大有閭樂之禍小有安定之變夙夜惴惴戰
慄累息昔在虞書敦序九族周監二代封建同
姓詩著其義歷載長久漢興之初割裂疆土尊

王子弟是以卒折諸呂之難而成太宗之基臣
等以備肺腑枝葉宗子藩翰心存國家念在弭
亂自操破於漢中海內英雄望風蟻附而爵號
不顯九錫未加非所以鎮衛社稷光昭萬世也
奉辭在外禮命斷絕昔河西太守梁統等值漢
中興限於山河位同權均不能相率咸推竇融
以爲元帥卒立效績摧破隗囂今社稷之難急
於隴蜀操外吞天下內殘群寮朝廷有蕭牆之
危而禦侮未建可爲寒心臣等輒依舊典封備

漢中王拜大司馬董齊六軍糾合同盟掃滅凶逆以漢中巴蜀廣漢犍爲爲國所署置依漢初諸侯王故典夫權宜之制苟利社稷專之可也然後功成事立臣等退伏矯罪雖死無恨

請宣大行遺詔表

伏惟大行皇帝邁仁樹德覆盡無疆昊天不弔
寢疾彌留今月二十四日奄忽升遐臣妾號咷
若喪考妣乃顧遺詔事惟太宗動容損益百寮
發哀滿三日除服到葬期復如禮其郡國太守
相都尉縣令長三日便除服臣亮親受勅戒震
畏神靈不敢有違臣請宣下奉行

前出師表

臣亮言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敝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爲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不宜

備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禪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爲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也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衆議舉寵以爲督愚以爲營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諮之必能使行陣和穆優劣得所也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頽也先帝在時每與臣

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待中尚書
長史叅軍此悉貞亮死節之臣也願陛下親之
信之則漢室之隆可指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
耕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
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
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
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
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
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勤恐付託不效

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
已定甲兵已足當帥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
鈍攘除姦凶興復漢室還於舊都此臣所以報
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
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
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若
無興德之言則戮允等以章其慢陛下亦宜自
謀以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
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泣不知所云

後出師表

先帝慮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賊才弱敵彊也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可得偏全於蜀都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也而議者謂爲非計今賊適疲於西又務於東

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謹陳其事如左高帝
明並日月謀臣淵深然涉險被創危然後安今
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長計取
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劉繇王朗各據
州郡論安言計舉引聖人群疑蒲腹衆難塞胸
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遂并江東此
臣之未解二也曹操智計殊絕於人其用兵也
勢髣孫吳然困於南陽險於烏巢危於祁連偪
於黎陽幾敗伯山殆死潼關然後僞定一時耳

況臣才弱而欲以不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李服而李服圖之委夏侯而夏侯敗亡先帝每稱操爲能猶有此失況臣爲下何能必勝此臣之未解四也自臣到漢中中間朞年矣然喪趙雲陽群馬玉關芝丁立白壽劉郃鄧銅等及曲長屯將七十餘人突將無前寶叟青羗散騎武騎一千餘人此皆數十年之內所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二也

當何以圖敵此臣之未解五也今民窮兵疲而
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則住與行勞費正等而不
及虛圖之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持久此臣之未
解六也夫難平者事也昔先帝敗軍於楚當此
時曹操拊手謂天下已定然後先帝東連吳越
西取巴蜀舉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計而
漢事將成也然後吳更違盟關羽毀敗秭歸蹉
跌曹丕稱帝凡事如是難可逆見臣鞠躬盡力
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

觀也

薦呂凱表

呂凱爲永昌郡吏雍闓降吳吳署闓爲永昌太守凱與青承王伉帥屬吏民閉境拒闓亮南征上書凱爲叛夷所殺以其子祥嗣侯

永昌郡吏呂凱府丞王伉等執忠絕域十有餘年雍闓高定偏其東北而凱等守義不與交通臣不意永昌風俗敦直乃爾以凱爲雲南太守封陽遷亭侯

呂凱答雍闓檄附

天降喪亂奸雄乘釁天下切齒萬國悲悼臣

妾大小莫不思竭筋力肝腦塗地以除國難
伏惟將軍世受漢恩以爲當躬聚黨衆率先
啟行上以報國家下不負先人書功竹帛遺
名千載何期臣僕吳越背本就末乎昔舜勤
民事隕于蒼梧書籍嘉之流聲無窮崩于江
浦何足可悲文武受命成王乃平先帝龍興
海內望風宰臣聰睿自天降康而將軍不覩
盛衰之紀成敗之符譬如野火在原蹈履河
水火滅冰泮將何所依附曩者將軍先君雍

侯造怨而封竇融知興廢志世祖皆流名後
葉世歌其美今諸葛丞相英才挺出深覩未
萌受遺託孤翊贊季興與衆無忌錄功忘瑕
將軍若能翻然改圖易跡更步古人不難追
鄙土何足宰哉蓋聞楚國不恭齊桓是責夫
差僭號晉人不長况臣於非主誰肯歸之邪
竊惟古義臣無越境之交是以前後有來無
往重承告示發憤忘食故畧陳所懷惟將軍
察焉

彈李平表

自先帝崩後平所在治家尚爲小惠安身求名
無憂國之事臣當北出欲得平兵以鎮漢中平
窮難縱橫無有來意而求以五郡爲巴州刺史
去年臣欲西征欲令平主督漢中平說司馬懿
等開府辟召臣知平鄙情欲因行之際偏臣取
利也是以表平子豐督主江州隆崇其遇以取
一時之務平至之日都委諸事群臣上下皆怪
臣待平之厚也正以大事未定漢室傾危伐平

之短莫若褒之然謂平情在於榮利而不意
平心顛倒乃爾若事稽留將致禍敗是臣不敏
言多增咎

彈廖立表

長水校尉廖立坐自貴大臧否群士公言國家
不任賢達而任俗吏又言萬人率者皆小子也
誹謗先帝疵毀衆臣人有言國家兵衆簡練部
伍分明者立舉頭視屋憤咤作色曰何足言凡
如是者不可勝數羊之亂群猶能爲害况立託
在大位中人以下識真僞邪

又

立奉先帝無忠孝之心守長沙則開門就敵領
巴郡則有闇昧闕茸其事隨大將軍則誹謗譏
訶侍梓宮則挾刃斷人頭於梓宮之側陛下卽
位之後普增職號立隨比爲將軍面語臣曰我
何宜在諸將軍中不表我爲卿上當在五校臣
答將軍者隨大比耳至於卿者正方亦未爲卿
也且宜處五校自是之後怏怏懷恨

臨終遺表

伏念臣賦性拙直遭時艱難興師北伐未獲全
功何期病在膏肓命垂旦夕伏願陛下清心寡
慾約已愛民達孝道於先君布仁心於寰宇提
拔逸隱以進賢良屏黜奸讒以厚風俗臣家成
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孫衣食自有餘
饒臣身在外別無調度隨時衣食悉仰於官不
別治生以長尺寸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
有盈財以負陛下也

習隆爲諸葛丞相請立祠表附

臣聞周人懷召伯之德甘棠爲之不伐越王
思范蠡之功鑄金以存其像自漢興以來小
善小德而圖形立廟者多矣况亮德範遐邇
勲蓋季世興王室之不壞實斯人是賴而烝
嘗止於私門廟像闕而莫立使百姓巷祭戎
夷野祀非所以存德念功述追在昔者也今
若盡順民心則瀆而無典建之京師又偏宗
廟此聖懷所以惟疑也臣愚以爲宜因近其

慕立之于清陽使所親屬以時賜祭凡其臣
故吏欲奉祠者皆限至廟斷其私祀以崇正
禮

疏

街亭自貶疏

臣以弱才叨竊非據親秉旄鉞以厲三軍不能
訓章明法臨事而懼至有街亭違命之闕箕谷
不戒之失咎皆在臣授任無方臣明不知人料
事多闇春秋責帥臣職是當請自貶三等以督
厥咎

上事疏

臣先遣孟琰據武功水東司馬懿因渭水漲以
二十日出騎萬人來攻琰營臣作車橋越水射
之賊見橋垂成便引兵退

公文

公文上尚書

平爲大臣受恩過量不思忠報橫造無端危耻
不辨迷罔上下論獄棄科導人爲姦俠情志狂
若無天地自度姦露嫌心遂生聞軍臨至西嚮
託疾還沮漳軍臨至沮復還江陽平叅軍狐忠
勤諫乃止今篡賊未滅社稷多難國事惟和可
以克捷不可苞含以危大業輒與行中軍師車
騎將軍都鄉侯臣劉琰使持節前軍師征西大

將軍領涼州刺史南鄭侯臣魏延前將軍都亭
侯臣袁綝左將軍領荊州刺史高陽鄉侯臣吳
壹督前部右將軍玄鄉侯臣高翔督後部後將
軍安樂亭侯臣吳班領長史綏軍將軍臣楊儀
督左部行中監軍揚武將軍臣鄧芝行前監軍
征南將軍臣劉巴行中護軍偏將軍臣費禪行
前護軍偏將軍漢成亭侯臣許允行左護軍篤
信中郎將臣丁咸行右護軍偏將軍臣劉敏行
護軍征南將軍當陽亭侯臣姜維行中典軍討

虜將軍臣上官繼行中叅軍昭武中郎將臣顏
濟行叅軍建義將軍臣閻晏行叅軍偏將軍臣
龔習行叅軍裨將軍臣杜義行叅軍武畧中郎
將臣杜祺行叅軍綏戎都尉臣盛勃領從事中
郎武畧中郎將臣樊岐等議輒解平任免官祿
節傳印綬符策削其爵土

諸葛丞相集卷之二

漢瑯琊諸葛亮孔明著

明閩漳張燮紹和纂

教

與群下教

夫參署者集衆思廣忠益也若遠小嫌難相違
覆幘闕損矣違覆而得中猶棄弊躋而獲珠玉
然人心苦不能盡惟徐元直處茲不惑又董幼
宰參署七年事有不至至于十反來相啟告苟

能慕元直之十反幼宰之殷勤有忠於國則亮可少過矣

又

昔初交州平屢聞得失後交元直勤見啟誨前
叅軍於幼宰每言則盡後從事於偉度數有諫
止雖姿性鄙暗不能悉納然與此四子終始好
合亦足以明其不疑於直言也

答蔣琬教

亮開府辟琬爲東曹掾
舉茂才琬固讓亮答之

思惟背親捨德以殄百姓衆人旣不隱於心實
又使遠近不解其義是以君宜顯其功舉以明
此選之清重也

作斧教

前後所作斧都不可用前到武都鹿角壞刀斧
千餘枚賴賊已走間自令作部刀斧百枚用之
百餘日初無壞者余乃知彼王者無意宜收治
之非小事也若臨敵敗人軍事矣

贈來敏

將軍來敏對上官顯言新人有何功德而奪我
榮資與之邪諸人共憎我何故如是敏年老狂
悖生此怨言昔成都初定議者以爲來敏亂群
先帝以新定之際故遂含容無所禮用後劉子
初選以爲太子家令先帝不悅而不忍拒也今
上卽位吾聞於知人遂復擢爲將軍祭酒違議
者之審見背先帝所疎外自謂能以敦厲薄俗
帥之以義今旣不能表退職使閉門思愆

書

答關雲長書

孟起兼資文武雄烈過人一世之無雙彭之徒
當與益德並驅爭先猶未及髯之絕倫逸群也

與杜微書

微先爲蜀守，雖從事以疾去官，先王定蜀，微稱譚門門，不主亮，適爲主簿，微欲辭，亮不許，微遂迎，皆妙簡舊德，以微爲主簿，微欲辭，亮不許，微遂迎，皆妙簡之亮，以微不聞人語於坐上與書

服聞德行饑渴歷時清濁異流無緣咨覲王元泰李伯仁王文儀楊季休丁君幹李永南兄弟文仲寶等每歎高志未見如舊猥以空虛統領貴州德薄任重慘慘憂慮朝廷主公今年始十八天姿仁敏愛德下士天下之人思慕漢室欲與君因天順民輔此明主以隆季興之功著勲

於竹帛也以謂賢愚不相爲嫌故自割絕守勞
而已不圖自屈也

答桂徵書

答自乞老書中語意又與昔
答之再說語大異其志

曹丕篡弑自止爲帝是繼王德易稱之有名也
欲與群賢因其郡僞以正道就之亮若未有相
誨便欲求還於山野丕又大興勞役以向吳楚
今因丕多務且以閉境勤農育養民物竝治甲
兵以待其挫然後伐之可使兵不戰民不勞而
天下定也君但當以德輔時耳不責君軍事何
爲汲汲欲求去乎

答李嚴書

嚴與亮書勸亮受九錫進爵封王亮答之

吾與足下相知久矣可不復相解足下方誨以
光國戒之以勿拘之道是以未得默已吾本東
方下士誤用於先帝位極人臣祿賜百億今討
賊未效知已未答而方寵齊晉坐自貴大非其
義也若滅魏斬獻帝還故居與諸子並升雖十
命可受况於九邪

又

吾受賜八十斛今蓄財無餘妾無副服

與張喬書

亮北任漢中欲用喬為壺府長史聞楊洪
對曰喬天姿明允也不公平恐不可專任
不如置向則楊喬子為漢更徵過受罰喬
以為恨時或疑洪自欲作長史或知喬自
嫌不願喬處要職後喬與司鹽侯尉岑述
不和至于忿恨亮與喬書論者由疑明洪
私無

君昔在陌下營壞吾之用心食不知味後流迸
南海相為悲歎寢不安席及其來還委付大任
同獎王室自以為與君古之石交也石交之道
舉讎以相益割骨肉以相明猶不相謝也况吾

但委噫於元儉而君不能忍邪

與張裔蔣琬書

亮辟姜維爲倉曹掾加奉義將軍
與留府長史張裔參軍蔣琬書

姜伯約忠勤時事思慮精密考其所有永南季
常諸人不如也其人涼州上士也

又

須先教中虎步兵五六千人姜伯約甚敏於軍
事既有膽義深解兵意此人心存漢室而才兼
於人畢教軍事當遣詣宮觀見主上

又

令史失賴左掾屬喪楊顒爲朝中損益多矣

與蔣琬董允書

李平坐誣聞廢亮與長
史蔣琬侍中董允書

孝起前臨至吳爲吾說正方腹中有鱗甲鄉黨
以爲不可近吾以爲鱗甲但不當犯之耳不圖
復有蘇張之事出於不意可使孝起知之

與孟達論李嚴書

部分如流趣捨罔滯正方睦也

與李豐書

初亮以李豐子豐爲江州都督命豐以中都護署府事嚴政名平亮軍祁山平催督運事值天霖雨道歸不絕呼亮來還軍退乃更陽驚軍糧饒足何以便歸又表後主說軍詐退欲以誘賊亮出其前後書疏表廢爲民又教與平于豐後聞亮卒發病死平常冀亮當自補後策後人不能故以激憤也

吾與君父子戮力以獎漢室此神明所聞非但人知之也表都護典漢中委君於東關者不與人議也謂至心感動終始可保何圖中乖乎昔楚卿屢誦亦乃克復思道則福應自然之數也

願寬慰都護勤追前闕今雖解任形業失故奴
婢賓客百數十人君恩中郎叅軍居府方之氣
類猶爲上家若都護思負一意君與公琰推心
從事者否可復通逝可復還也詳思斯戒明吾
用心臨書長歎涕泣而已

與劉巴書

劉公雄才蓋世據有荆土莫不歸德天人去就
已可知矣足下欲何之

劉巴與諸葛亮書附

乘危歷險到值思義之民自與之衆承天之
心順物之性非余身謀所能勸動若道窮數
盡將託命於滄海不復顧荊州矣

又與劉巴論張飛書

張飛雖實武人敬慕以下王公方今收合文武
以定大事足下雖天素高亮宜少降意也

與孟達書

達與劉封不和叛歸魏爲新城太守亮南
行歸至漢陽縣降人李鴻詣亮言孟達許
適兄王冲從南來言往者達之去就明公
切商欲誅達妻子願先王不聽耳達盡不
信冲言委作名公無復已已亮將比伐欲
誘達爲外援乃與達書達得書數相交通
欲叛魏魏遣司馬懿往之即斬達

往年南征歲未及還適與李鴻會於漢陽承知
消息慨然永歎以存足下平素之志豈徒空託
名榮貴爲乖離乎嗚呼孟子斯實劉封侵陵足
下以傷先王待士之義又鴻道王冲造作虛語

云足下量度吾心不受冲說尋表明之言迫平生之好依依東望故遣有書

孟達與諸葛丞相書附

宛去洛八百里去此千二百里聞吾舉事當表上天子比相反覆一月間也則吾城已固諸軍足辦吾所在深險司馬公必不自來諸將來吾無患矣

與陸遜書

格爲亮兄瑾之子孫權置節度官典掌軍
權將用格亮與遜書遜以白權卽轉格領
兵

家兄年老而恪性疎今使黠主糧穀糧穀軍之
要最僕雖在遠竊用不安足下特爲啟至尊轉
之

與步騭書

僕前軍在五丈原原在武功西十里馬塚在武功東十餘里有高勢攻之不便是以留耳

與兄瑾書

兄嫌白帝兵非精練到所督則先王帳下白眊西方上兵也嫌其少也當復部分江州兵以廣益之

又

蜀志趙雲本傳云亮駐漢中出軍揚聲由斜谷道令趙雲與鄧芝往拒曹真而身攻祁山雲芝兵弱敵彊失利於箕谷又趙雲別傳云雲收退有軍資餘絹亮使分賜將士雲曰軍士無利何爲有賜其物請悉入赤岸府庫須十月爲冬賜按與瑾此二書似卽其事也

前趙子龍退軍燒壞赤岸以北閣道緣谷一百餘里其閣梁一頭入山腹其一頭立柱於水中冷水大而急不得安柱此其窮極不可彊也

又

頃大水暴出赤岸以南橋閣悉壞時趙子龍與鄧伯苗一戍赤岸屯田一戍赤岸口但得緣岸與伯苗相聞而已

又

渭水又東與陽溪合上承斜水水自斜谷分注綏陽溪北引渠舍人故堽與凡墜書

有綏陽小谷雖山崖絕重豁不絕橫難用行軍者邏候往來要道通人今使前軍斫治此道以向陳倉足以扳連賊勢使不得分兵東行者也

又

震爲衛尉人吳賀孫
權跋許亮與瑾書

孝起忠純之性老而益篤及其贊述東西歡樂和合有可貴者

又

孫松字子喬權弟子爲
射聲校尉卒亮與瑾書

既受東朝厚遇依依於子弟又子喬良器爲之
惻愴見其所與亮器物感用流涕

又

殷禮字往嗣吳郡雲陽人通占候張溫以
入蜀亮見嘆曰東吳菰蘆中乃有奇偉如
此人與
瑾書

殷往嗣秀才今之僑胥者也

又

喬字伯松亮兄瑾之子亮先未
有子求喬爲嗣拜駙馬都尉

喬本當還成都今諸將子弟皆得傳運思惟宜

同榮屏今使齋督五六百兵與諸子弟傳於公
中

又

亮子瞻字思遠建興中亮出武功與
瑾書瞻後爲衛將軍赴鄧艾詔死

瞻今已八歲聰慧可愛雖其早成恐不爲重器
耳

誠子書

夫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儉以養德非澹薄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夫學欲靜也才欲學也非學無以廣才非靜無以成學慥慢則不能研精險躁則不能理性年與時馳意與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窮廬將復何及

又

夫酒之設合禮致情適體歸性禮終而退此和之至也主意未殫賓有餘倦可以至醉無致於亂

誠外生

夫志當存高遠慕先賢絕情欲棄凝滯使庶幾
之志揭然有所存惻然有所感忍屈伸去細碎
廣咨問除嫌吝雖有淹留何損於美趣何患於
不濟若志不彊毅意不慷慨徒碌碌滯於俗默
默束於情永竄伏於凡庸不免於下流矣

議

正議

昔在項羽起不由德雖處華夏秉帝者之勢卒就湯鑊爲後永戒魏不審鑒今次之矣免身爲幸刑在子孫而二三子各以耆艾之齒承僞指而進書有若崇竦稱莽之功亦將偪于元禍苟免者邪昔世祖之創迹舊基奮羸卒數千摧莽彊旅四十餘萬於昆陽之郊夫據道討淫不在衆寡及至孟德以其譎勝之力舉數十萬之師

救張卽於陽平勢窮慮悔僅能自脫辱其鋒銳
之衆遂喪漢中之地深知神器不可妄獲旋還
未至感毒而死子桓淫逸繼之以篡縱使二三
子多逞蘇張詭靡之說奉進驩兜滔天之辭欲
以誣毀唐帝諷解禹稷所謂徒喪文藻煩勞翰
墨者矣夫大人君子之所不爲也又軍誠曰萬
人必死橫行天下昔軒轅氏整卒數萬制四方
定海內況以數十萬之衆據正道而臨有罪有
得干礙者哉

絕盟好議

權有僭逆之心久矣國家所以畧其釁情者求
犄角之援也今若加顯絕讐我必深便當移兵
東戍與之角力湏并其土乃議中原彼賢才尚
多將相輯穆未可一朝定也頃兵相持坐而湏
老使北賊得計非策之上者昔孝文卑辭匈奴
先帝優與吳盟皆應權通變弘思遠益非匹夫
之爲分者也今議者咸以權利在鼎足不能并
力且志望已滿無上岸之情推此皆似是而非

也何者其智力不作故限江自保權之不能越江猶魏賊之不能渡漢非力有餘而利不取也若大軍致討彼高當分裂其地以爲後規下當畧民廣境示武於內非端坐者也若就其不動而睦於我我之北伐無東顧之憂河南之衆不得盡西此之爲利亦已深矣權僭之罪未宜明也

記

黃陵廟記

僕躬耕南陽之畝遂蒙劉氏顧草廬勢不可卻
計事善之於是情好日密相拉總師趨蜀道履
黃牛因覩江山之勝亂石排空驚濤拍岸歛巨
石於江中崔嵬巘岼列作三峯平治潯水順遵
其道非神扶助於禹人力奚能致此耶僕縱步
環覽乃見江左大山壁立林麓峯巒如畫熟視
於大江重複石壁間有神像影現焉鬚髮鬚眉

言
冠裳宛然如彩畫者前豎一旌旗右駐一黃犢
猶有重工開導之勢古傳所載黃龍助禹開江
治水九載而功成信不誣也惜乎廟貌廢去使
人太息神有功助禹開江不事鑿斧順濟舟航
當廟食茲土僕後而興之再建其廟號目之曰
黃牛廟以顯神功

碑

司馬季主墓碑

玄漠太寂混合陰陽天地交泮萬品滋彰先生
理著分別柔剛鬼神以觀六度顯明

附錄

諸葛亮傳

晉陳壽

諸葛亮字孔明瑯琊陽都人也漢司隸校尉諸葛豐後也父珪字君貢漢末爲太山郡丞亮早孤從父玄爲袁術所署豫章太守玄將亮及亮弟均之官會漢朝更選朱皓代玄玄素與荊州牧劉表有舊徃依之

獻帝春秋曰初豫章太守周術病卒劉表上諸葛玄爲豫章太守治南昌漢朝聞周術死

遣周皓代玄皓從揚州太守劉繇求兵擊玄
玄退屯西城皓入南昌建安二年正月西城
民反殺玄送首詣繇此書所云與本傳不同
玄卒亮躬畊隴畝好爲梁父吟

漢晉春秋曰亮家于南陽之鄧縣在襄陽城
西二十里號曰隆中

身長八尺每自比於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
惟博陵崔州平潁川徐庶元直與亮友善謂爲
信然

按崔氏譜州平太尉列子均之弟也 魏畧

曰亮在荊州以建安初與潁川石廣元徐元直汝南孟公威等俱游學三人務於精熟而亮獨觀其大畧每晨夜從容常抱膝長嘯而謂三人曰卿三人仕進可至刺史郡守也三人問其所至亮但笑而不言後公威思鄉里欲北歸亮謂之曰中國饒士丈夫遨遊何必故鄉邪 臣松之以爲魏畧此言謂諸葛亮爲公威計者可也若謂兼爲已言可謂未達

其心矣以諸葛亮之鑒識豈不能自審其分
乎夫其高吟俟時情見乎言志氣所有固已
定於其始矣若使游步中華騁其龍光誠非
陳長文司馬仲達所能頡頏而况於餘哉苟
不患功業不就道之不行雖志慨宇宙而終
不北向者蓋以權禦已移漢祚將傾方將翊
贊宗傑以興微繼絕克復爲已任故也豈其
區區利在邊鄙而已乎此相如所謂鵬已
翔於遼廓而羅者猶視於簞澤者矣公威名

建在魏亦貴達

時先主屯新野徐庶見先主先主器之謂先主曰諸葛孔明者卧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

襄陽記曰劉備訪世事於司馬德操德操曰儒生俗士豈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乎俊傑此間自有伏龍鳳雛備問爲誰曰諸葛孔明龐士元也

先主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枉駕顧之由是先主遂詣亮凡三往

乃見因屏人曰漢室傾頽姦臣竊命主上蒙塵
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而智術淺短
遂用猖獗至於今日然志猶未已君謂計將安
出亮答曰自董卓已來豪傑並起跨州連郡者
不可勝數曹操比於袁紹則名微而衆寡然操
遂能克紹以弱爲強者非惟天命抑亦人謀也
今操已擁百萬之衆挾天子以令諸侯此誠不
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
附賢能爲之用此可以爲援而不可圖也荊州

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更通巴蜀此用
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將
軍豈有意乎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
祖因之以成帝業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
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
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總攬英雄思賢如渴若
跨有荆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
好孫權內脩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荆
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衆以出秦

川百姓孰敢不箝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先主曰善於是與亮情好日密關羽張飛等不悅先主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羽飛乃止

魏畧曰劉備屯於樊城是時曹公方定河北亮知荊州次當受敵而劉表性緩不曉軍事亮乃北行見備備與亮非舊又以其年少以諸生意待之坐集既畢衆賓皆去而亮獨獨

備亦不問其所欲言備性好結髦時適有人
以髦牛尾與備者備因手自結之亮乃進曰
明將軍當復有遠志但結髦而已邪備知亮
非常人也乃授髦而言曰是何言與我聊以
忘憂耳亮遂言曰將軍度劉鎮南孰與曹公
邪備曰不及亮又曰將軍自度何如也備曰
亦不如曰今皆不及而將軍之衆不過數千
人以此待敵得無非計乎備曰我亦愁之當
若之何亮曰今荊州非少人也而著籍者寡

平居發調則人心不悅可語鎮南令國中凡
有游戶皆使自實惻錄以益衆可也備從其
計故衆遂強備由此知亮有英畧乃以上客
禮之九州春秋所言亦如之臣松之以爲
亮表云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
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則非亮先詣
備明矣雖聞見異辭各生彼此然乖背至是
亦良爲可怪

劉表長子琦亦深器亮表受後妻之言愛少子

琮不悅於琦琦每欲與亮謀自安之術亮輒拒
塞未與處畫琦乃將亮游觀後園共上高樓飲
宴之間令人去梯因謂亮曰今日上不至天下
不至地言出于口入於吾耳可以言未亮答曰
君不見申生在內而危重耳在外而安乎琦意
感悟陰規出計會黃祖死得出遂爲江夏太守
俄而表卒琮聞曹公來征遣使請降先主在樊
聞之率其衆南行亮與徐庶並從爲曹公所追
破獲庶母庶辭先主而指其心曰本欲與將軍

共圖王霸之業者以此方寸之地也今已失老
母方寸亂矣無益於事請從此別遂請曹公

魏畧曰庶先名福本單家子少好任俠擊劍
中平末嘗爲人報讐白聖突面被髮而走爲
吏所得問其姓名閉口不言吏乃於車上立
柱維礫之擊鼓以令於市鄧莫敢識者而其
黨伍共篡解之得脫於是感激棄其刀戟更
疎巾單衣折節學問始詣精舍諸生聞其前
作賊不肯與共止福乃卑躬早起常獨掃除

動靜先意聽習經業義理精熟遂與同郡石
韜相親愛初平中中州兵起乃與韜南客荆
州到又與諸葛亮特相善及荊州內附孔明
與劉備相隨去福與韜俱來北至黃初中韜
仕歷郡守典農校尉福至右中郎將御史中
丞逮大和中諸葛亮出隴右聞元直龐士元
財如北歎曰魏殊多士邪何彼二人不見用
乎庶後數年病卒有碑在彭城今猶存焉
先主至於夏口亮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救於孫

將軍時難擁軍在柴桑觀望成敗亮說權曰海
內大亂將軍起兵據有江東劉豫州亦收衆漢
南與曹操並爭天下今操芟夷大難畧已平矣
遂破荊州威震四海英雄無所用武故豫州遁
逃至此將軍量力而處之若能以吳越之衆與
中國抗衡不如早與之絕若不能當何不案兵
束甲北面而事之今將軍外託服從之名而內
懷猶豫之計事急而不斷禍至無日矣權曰苟
如君言劉豫州何不遂事之乎亮曰田橫齊之

壯士耳猶守義不辱况劉豫州王室之胄英才
蓋世衆士慕仰若水之歸海若事之不濟此乃
天也安能復爲之下乎權勃然曰吾不能舉全
吳之地十萬之衆受制於人吾計決矣非劉豫
州莫可以當曹操者然豫州新敗之後安能抗
此難乎亮曰豫州軍雖敗於長阪今戰士還者
及關羽水軍精甲萬人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
下萬人曹操之衆遠來疲弊聞追豫州輕騎一
日一夜行三百餘里此所謂強弩之末勢不能

穿魯編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厥上將軍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荊州之民附操者偪兵勢耳非心服也今將軍誠能命猛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軍必矣操軍破必北還如此則荆吳之勢彊鼎足之形成矣成敗之機在於今日權大悅卽遣周瑜程普魯肅等水軍三萬隨亮詣先主并力拒曹公

袁子曰張子布薦亮於孫權亮不肯留人問其故曰孫將軍可謂人主然觀其度能賢亮

而不能盡亮吾是以不留 臣松之以爲哀
孝尼著文立論甚重諸葛之爲人至如此言
則失之殊遠觀亮君臣相遇可謂希世一時
終始之分誰能間之寧有中違斷金甫懷擇
主諛使權盡其量便當翻然去就乎葛生行
已豈其然哉

曹公敗于赤壁引軍歸鄴先主遂收江南以亮
爲軍師中郎將使督零陵桂陽長沙三郡調其
賦稅以充軍實

零陵先賢傳云亮時在臨蒸

建安十六年益州牧劉璋遣法正迎先主使擊
張魯亮與關羽鎮荊州先主自葭萌還攻璋亮
與張飛趙雲等率衆泝江分定郡縣與先主共
圍成都成都平以亮爲軍師將軍署左將軍府
事先主外出亮常鎮守成都足食足兵二十六
年群下勸先主稱尊號先主未許亮說曰昔吳
漢眇弇等初勸世祖卽帝位世祖辭讓前後數
四耿純進言曰天下英雄喁喁冀有所望如不

從議者士大夫各歸求主無爲從公也世祖感
純言深至遂然諾之今曹氏篡漢天下無主大
王劉氏苗族紹世而起今卽帝位乃其宜也士
大夫隨大王久勤苦者亦欲望尺寸之功如純
言耳先王於是卽帝位策亮爲丞相曰朕遭家
不造奉承大統兢兢業業不敢康寧思靖百姓
懼未能綏於戲丞相亮其悉朕意無怠輔朕之
闕助宣重光以照明天下君其勗哉亮以丞相
錄尚書事假節張飛卒後領司隸校尉

蜀記曰晉初扶風王駿鎮關中司馬高平劉
寶長史熒陽桓隰諸官屬士大夫共論諸葛
亮于時譚者多譏亮託身非所勞困蜀民力
小謀大不能度德量力金城郭冲以爲亮權
智英畧有踰管晏功業未濟論者惑焉條亮
五事隱沒不聞於世者寶等亦不能復難扶
風王慨然善冲之言 臣松之以爲亮之異
美誠所願聞然冲之所說實皆可疑謹隨事
難之如左其一事曰亮刑法峻急刻剥百姓

自君子小人咸懷怨歎法正諫曰昔高祖入
關約法三章秦民知德今君初有其國未垂
惠撫且客主之義宜相降下願緩刑弛禁以
慰其望亮答曰君知其一未知其二秦以無
道政苛民怨匹夫大呼天下土崩高祖因之
可以弘濟劉璋暗弱自焉已來有累世之恩
文法羈縻互相承奉德政不舉威刑不肅蜀
士人士專權自恣君臣之道漸以陵替寵之
以位位極則賤順之以恩恩竭則慢所以致

弊實由於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榮恩並濟上下有節爲治之要於斯而著難曰案法正在劉主前死今稱法正諫則劉主在也諸葛職爲股肱事歸元首劉主之世亮又未領益州慶賞刑政不出於已尋冲所述亮答專自有其能有違人臣自處之宜以亮謙順之體殆必不然又云亮刑法峻急刻剝百姓未聞善政以刻剝爲稱其二事曰曹公遣刺客見劉備方得交

接開論伐魏形勢甚合備計稍欲親近刺客
尚未得便會既而亮入魏客神色失措須臾
客如廁備謂亮曰向得奇士足以助君補益
亮徐歎曰觀客色動而神懼視低而忤數奸
形外漏邪心內藏必曹氏刺客也追之已越
牆而走難曰凡爲刺客皆暴虎馮河死而無
悔者也劉主有知人之鑒而惑於此客則此
客亦一時之奇士也又語諸葛云足以助君
補益則亦諸葛之流亞也凡如諸葛之儔鮮

有爲人作刺客者矣時主亦當惜其器用必
不投之死地也且此人不死要應顯達爲魏
竟是誰乎何其寂蔑而無聞

章武三年春先主於永安病篤召亮於成都屬
以後事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
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
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効忠貞之節繼之以
死先主又爲詔勅後主曰汝與丞相從事事之
如父

建興元年封亮武鄉侯開府治事頃之又領益州牧政事無巨細咸決於亮南中諸郡益皆叛亂亮以新遭大喪故未便加兵且遣使聘吳因結和親遂爲與國

亮集曰是歲魏司徒華歆司空王朗尚書令陳群太史令許芝謁者僕射諸葛璋各有書與亮陳天命人事欲使舉國稱藩亮遂不報書作正議

三年春亮率衆南征

詔賜亮金鈇鉞一具曲蓋一前後羽葆鼓吹
各一部虎賁六十人

其秋悉平軍資所出國以富饒

漢晉春秋曰亮在南中所在戰捷聞孟獲者
爲夷漢並所服募生致之旣得使觀於營陣
之間問曰此軍何如獲對曰向者不知虛實
故敗今蒙賜觀看營陣若祗如此卽定易勝
耳亮笑縱使更戰七縱七禽而亮猶遣獲獲
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遂至滇

范南中平皆卽其渠率而用之或以諫亮亮
曰若留外人則當留兵兵留則無所食一不
易也加夷新傷破父兄死喪留外人而無兵
者必成禍患二不易也又夷累有廢殺之罪
自嫌黷重若留外人終不相信三不易也今
吾欲使不留兵不運糧而綱紀粗定夷漢粗
安故耳

乃治戎講武以俟大舉五年率諸軍北駐漢中
臨發上疏遂行屯于沔陽

郭冲三事曰亮屯于陽平遣魏延諸軍并兵東下亮惟留萬人守城晉宣帝率二十萬衆拒亮而與延軍錯道徑至前當亮六十里所偵候白宣帝說亮在城中兵少力弱亮亦知宣帝垂至已與相偪欲前赴延軍相去又遠回迹反追勢不相及將士失色莫知其計亮意氣自若勅軍中皆卧旗息鼓不得妄出巷幔又令大開四城門掃地却洒宣帝常謂亮持重而猥見勢弱疑其有伏兵於是引軍北

趣山明日食時亮謂參佐皆平大笑曰司馬懿必謂吾怯將有彊伏循山走矣候邏還白如亮所言宣帝後知深以爲恨難曰按陽平在漢中亮初屯陽平宣帝尚爲荊州都督鎮宛城至曹真死後始與亮於關中相抗禦耳魏嘗遣宣帝自宛由西城伐蜀值霖雨不果此之前後無復有於陽平交兵事就如冲言宣帝旣舉二十萬衆已知亮兵少力弱若疑其有伏兵正可設防持重何至便走乎按魏

延傳云延每隨亮出輒欲請精兵萬人與亮
異道會于潼關亮制而不許延常謂亮爲怯
歎已才用之不盡也亮尚不以延爲萬人別
統豈得如冲言頃使將重兵在前而以輕弱
自守乎且冲與扶風王言顯彰宣帝之短對
于段父理所不容而云扶風王慨然善冲之
言故知此書舉引皆虛

六年春楊聲由斜谷道取郿使趙雲鄧芝爲疑
軍據箕谷魏大將軍曹真舉衆拒之亮身率諸

軍攻祁山戎陣整齊賞蜀市而號令問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叛魏應亮關中響震

魏畧曰始國家以蜀中惟有劉備備旣死數歲寂然無聞是以畧無備預而卒聞亮出朝野恐懼隴右祁山尤甚故三郡同時應亮

魏明帝西鎮長安命張郃拒亮亮使馬謖督諸軍在前與郃戰于街亭謖違亮節度舉動失宜大爲郃所破亮拔西縣千餘家還于漢中

郭冲四事曰亮出祁山隴西南安二郡應時

降圍天水拔冀城虜姜維驅畧士女數千人
還蜀人皆賀亮亮顏色愀然有戚容謝曰普
天之下莫非漢民國家威力未舉使百姓困
於豺狼之吻一夫有死皆亮之罪以此相賀
能不爲愧於是蜀人咸知亮有吞魏之志非
惟拓境而已

戮諤以謝衆上疏請自貶於是以亮爲右將軍
行丞相事所總統如前

漢晉春秋曰或勸亮更發兵者亮曰大軍在

祁山箕谷皆多於賊而不能破賊爲賊所破者則此病不在兵少也在一人耳今欲減兵省將明罰思過校變通之道於將來若不能然者雖兵多何益自今已後諸有忠慮於國但勤攻吾之闕則事可定賊可死功可躋足而待矣於是考微勞甄烈壯引咎責躬布所失於天下厲兵講武以爲後圖戎士簡練民忘其敗矣亮聞孫權破曹休魏兵東下關中虛弱十一月上言出師

冬亮復出散關圍陳倉曹真拒之亮糧盡而還
魏將王雙率騎追亮亮與戰破之斬雙七年亮
遣陳式攻武都陰平魏雍州刺史郭淮率衆欲
擊式亮自出至建威淮退還遂平二郡詔策亮
曰街亭之後咎由馬謖而君引愆深自貶抑重
違君意聽順所守前年耀師馘斬王雙今歲爰
征郭淮遁走降集氐羌興復二郡威震凶暴功
勲顯然方今天下騷擾元惡未梟君受大任幹
國之重而又自挹損非所以光揚洪烈矣今復

君丞相君其勿辭

漢晉春秋曰是歲孫權稱尊號其群臣以尊
尊二帝來告議者咸以爲父之無益而名體
弗順宜顯明正義絕其盟好亮謂宜與吳盟
乃遣衛尉陳震慶權正號

九年亮復出祁山以木牛運

漢晉春秋曰亮圖祁山招鮮卑軻比能比能
等至故北地石城以應亮於是魏大司馬曹
真有疾司馬宣王自荊州入朝魏明帝曰西

方事重非君莫可付者乃使西屯長安督張
郃費曜戴陵郭淮等宣王使曜陵留精兵四
千守上邽餘衆悉出西救祁山郃欲分兵駐
雍郃宣王曰料前軍能獨當之者將軍言是
也若不能當而分爲前後此楚之三軍所以
爲黥布禽也遂進亮分兵留攻自逆宣王于
上邽郭淮費曜等微亮亮破之因大芟刈其
麥與宣王遇于上邽之東歛兵依險軍不得
交亮引而還宣王尋亮至于鹵城張郃曰彼

遠來逆我我請戰不得謂我利在不戰欲以
長計制之也且祁山知大軍以在近人情自
固可止屯於此分爲奇兵示出其後不宜進
前而不敢偏坐失民望也今亮縣軍食少亦
行去矣宣王不從故尋亮旣至又登山掘營
不肯戰賈栩魏平數請戰因曰公畏蜀如虎
奈天下笑何宣王病之諸將咸請戰五月辛
巳乃使張郃攻無當監何干於南圍自按中
道向亮亮使魏延高翔吳班赴拒大破之獲

甲首三千級玄鎧五千領角弩三千一百張
宣王還保營

糧盡退軍與魏將張郃交戰射殺郃

郭冲五事曰魏明帝自征蜀幸長安遣宣王
督張郃諸軍雍涼勁卒三十餘萬潛軍密進
規向劔閣亮時在祁山旌旗利器守在險要
十二更下在者八萬時魏軍始陳幡兵適交
參佐咸以賊衆強盛非力所制宜權停下兵
一月以并聲勢亮曰吾統武行師以大信爲

本得原失信古人所惜去者東裝以待期
子鶴望而計日雖臨征難義所不廢皆催遣
令去於是去者感悅願留一戰住者憤踊思
致死命相謂曰諸葛公之恩死猶不報也臨
戰之日莫不拔刃爭先以一當十殺張郃却
宣王一戰大剋此信之由也

十二年春亮悉大衆由斜谷出以流馬運據武
功五丈原與司馬宣王對於渭南亮每患糧不
繼使已志不伸是以分兵屯田爲久住之基耕

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軍無私焉
漢晉春秋曰亮自至數挑戰宣王亦表固請
戰使繕尉辛毗持節以制之姜維謂亮曰辛
佐治仗節而到賊不復出矣亮曰彼本無戰
情所以固請戰者以示武於其衆耳將在軍
君命有所不受苟能制吾豈千里而請戰邪
魏氏春秋曰亮使至問其寢食及其事之煩
簡不問戎事使對曰諸葛公夙興夜寐罰二
十以上皆親學焉所噉食不至數升宣王曰

亮將死矣

相持百餘日其年八月亮疾病卒于軍時年五十四

魏書曰亮糧盡勢窮憂恚嘔血一夕燒營遁走入谷道發病卒

漢晉春秋曰亮卒于郭

氏塢 晉陽秋曰有星赤而芒角自東北西

南流投于亮營三投再還往大還小俄而亮

卒 臣松之以爲亮在渭濱魏人躡跡勝負

之形未可測量而云嘔血蓋因亮自亡而自

誇大也夫以孔明之畧豈爲仲達嘔血乎及至劉琨喪師與晉元帝箋亦云亮軍敗嘔血此則引虛記以爲言也其云入谷而卒緣蜀人入谷發喪故也

及軍退宣王案行其營壘處所曰天下奇才也漢晉春秋曰楊儀等整軍而出百姓奔告宣王宣王追焉姜維令儀反旗鳴鼓若將向宣王者宣王乃退不敢逼於是儀結陣而去入谷然後發喪宣王之退也百姓爲之嘖曰死

諸葛走生仲達或以告宣王宣王曰吾能料
生不便料死也

亮遺命葬漢中定軍山因山爲墳冢足容棺歛
以時服不須噐物詔策曰惟君體資文武明獻
篤誠受遺託孤匡輔朕躬繼絕興微志存靖亂
爰整六師無歲不征神武赫然威震八荒將建
殊功於季漢參伊周之巨勲如何不弔事臨垂
克邁疾隕喪朕用傷悼肝心若裂夫崇德序功
紀行命謚所以光昭將來刊載不朽今使使持

節左中郎將杜瓊贈君丞相武鄉侯卽綬謚君
爲忠武侯魂而有靈嘉茲寵榮嗚呼哀哉嗚呼
哀哉初亮自表後主不別治生及卒如其所言
亮性長於巧思損益連弩木牛流馬皆出其意
推演兵法作八陣圖咸得其要云

魏氏春秋曰亮作八務七戒六恐五懼皆有
條章以訓厲臣子又損益連弩謂之元戎以
鐵爲矢矢長八寸一弩十矢俱發 亮集載
作木牛流馬法曰木牛者方腹曲頭一脚四

足頭入頤中舌著於脰載多而行少宜可大
用不可小使特行者數十里群行者二十里
也曲者爲牛頭雙者爲牛脚橫者爲牛領轉
者爲牛足覆者爲牛背方者爲牛腹垂者爲
牛舌曲者爲牛肋刻者爲牛齒立者爲牛角
細者爲牛鞅攝者爲牛鞅軸牛仰雙轅人行
六尺牛行四步載一歲糧日行二十里而人
不大勞流馬尺寸之數肋長三尺五寸廣三
寸厚二寸二分左右同前軸孔分墨去頭四

寸徑中二寸前腳孔分墨二寸去前軸孔四寸五分廣一寸前杠孔去前腳孔分墨二寸七分孔長二寸廣一寸後軸孔去前杠分墨一尺五分大小與前同後腳孔分墨去後軸孔三寸五分大小與前同後杠孔去後腳孔分墨二寸七分後載剋去後杠孔分墨四寸五分前杠長一尺八寸廣二寸厚一寸五分後杠與等板方囊二枚厚八分長二尺七寸高一尺六寸五分廣一尺六寸每枚受米二

斛三斗從上杠孔去肋下七寸前後同上杠孔去下杠孔分墨一尺三寸孔長一寸五分廣七分八孔同前後四脚廣二寸厚一寸五分形制如象軒長四寸徑面四寸三分孔徑中三脚杠長二尺一寸廣一寸五分厚一寸四分同杠耳

亮言教書奏多可觀別爲一集景耀六年春詔爲亮立廟於沔陽

襄陽記曰亮初亡所在各求爲立廟朝議以

禮秩不聽百姓遂因時節私祭之於道陌上
言事者或以爲可聽立廟於成都者後主不
從步兵校尉習隆中書郎向充等共上表立
祠沔陽斷其私祀以崇正禮於是始從之
秋魏鎮西將軍鍾會征蜀至漢川祭亮之廟令
軍士不得於亮墓所左右芻牧樵採亮第均官
至長水校尉亮子瞻嗣爵

襄陽記曰黃承彥者高爽開列爲沔南名士
謂諸葛孔明曰聞君擇婦身有醜女黃頭黑

色而才堪相配孔明許卽載送之鄉里爲之
諺曰莫作孔明擇婦止得阿承醜女

評曰諸葛亮之爲相國也撫百姓示儀軌約官
職從權制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益時者雖讎必
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服罪輸情者雖重必
釋游辭巧飭者雖輕必戮善無微而不賞惡無
纖而不貶庶事精練物理其本循名責實虛僞
不齒終於邦域之內咸畏而愛之刑政雖峻而
無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也可謂識治之

良才管蕭之亞匹矣

蜀諸葛丞相祠堂碑

唐裴 度

度嘗讀舊史詳求往哲或秉事君之節無蘭國之才得立身之道無治人之術四者備矣兼而行之卽蜀丞相諸葛公其人也公本系在簡策大名蓋天地不復以云當漢祚衰陵人心競逐取威定霸者求賢而不及藏器在身者擇主而後動公是時也躬耕南陽自比管樂我未從虎時稱卧龍詩曰潛雖伏矣亦孔之炤故州平心與元直神交洎乎三顧而許以驅馳一言而定

其機勢繇是翼扶劉氏纘承舊服結吳抗魏擁
蜀稱漢刑政達乎荒外道化行于域中誰謂阻
深殷爲強國誰謂遙脆勵爲勁兵則知地無常
形人無常性自我而作若金在鎔故九州之地
魏有其七我無其一由僻陋而啟雄圖出封疆
以延大敵財用足而不曰浚我以生干戈動而
不曰殘人以逞其底定南方也不以力制而取
其心服震諸夏也不敢角其勝負而止候其存
亡法加于人也雖徒死而無怨德及於人也雖

奕葉而見思此所謂精義入神自誠而明者矣
若其人存其政舉則四海可平五服可傾而陳
壽之評未極其能事崔浩之說又詰其成功此
皆以變詐之畧論節制之師以進取之方語化
成之道不其謬歟夫委棄荊州不能遂有三郡
此乃務增德以吞宇宙不黷武以爭尋常及出
斜谷據武功分兵屯田爲久駐之計與敵對壘
待可勝之期雜乎居人如適虛邑彼則喪氣我
方養威若天假之年則繼大漢之祀成先王之

志不難矣且權傾一國聲震八紘而上下無異
詞始終無愧色苟非運膺五百道冠生知曷以
臻於此乎故玄德知人之明者倚仗曰魚之有
水仲達姦人之雄者嗟稱曰天下奇才度每迹
其行事度其遠心願奮短札以排群議而文字
蚩鄙日日未果元和二年冬十月聖上以西南
輿區寇亂餘烈罷毗未息汙俗未清輟我股肱
爲之父母乃詔相國臨淮公由秉鈞之重乘推
轂之寄戎軒乃降藩服乃理將明帝道陬落綏

懷溥暢仁風閭閻滋殖府中無留事宇下無棄
財人知嚮方我有餘地則諸葛公在昔之治與
相國當今之政異代而同塵矣度謬以庸薄獲
參管記陪旌旄而爰止望祠宇而脩謁有儀可
象以赫厥靈雖微烈不忘而碑表未立古者或
拳拳一善或師長一城尚流斯文以示來裔况
如在之嘆終古不絕其可闕乎乃刻貞石庶此
都之人存必拜之感云爾銘曰

昔在先主思啟疆宇擾攘靡依英雄無輔爰得

武侯先定蜀土道德城池禮義千櫓煦物如春
化人如神勞而不怨用之有倫柔服蠻落鋪敦
渭濱攝跡畏威雜居懷仁中原旰食不測不克
以待可勝允臻其極天未悔禍公命不果漢祚
其亡將星中墮反旗鳴鼓猶走司馬死而可作
當小天下尚父作周阿衡佐商兼齊管晏總漢
蕭張易代而生易地而理遭遇風約亦皆然矣
嗚呼奇謀奮發美志天遏吁嗟嚴立咸受謫罰
聞之痛之或泣或絕甘棠勿翦駢邑斯奪繇是

而言殊途共轍本於忠恕孰不感恍苟非誠齋
徒云固結古栢森森遺廟沉沉不殄裡祀以迄
于今靡不駿奔若有照臨蜀國之風蜀人之心
錦江清波玉壘峻岑入海際天如公德音

修建武侯祠記

宋王十朋

武侯故祠在州之南門外城而西三十六步無
斷碑遺刻以考其歲月之始見于圖經者畧焉
在隋唐時治白帝史載少陵詩曰西郊諸葛廟
者其地于茲乎十朋蒞事之初謁焉裴回四顧
敬想風烈歎廟貌之不稱它事未皇也首葺而
新之且書其事于石矣然地卑巷隘混以民居
汙渠糞壤溷乎其間臭朽之所蒸蝸蟻之所家
非所以妥靈而崇祠也門之東去祠一百八十

五步城有臺下臨八陣圖登臺而望則常山之
蛇四頭銜尾之勢宛其在目北直郡倉倉故永
安宮也據爽塏狀如屏宮之北有水曰清瀼瀼
出乎兩山之間東入於江又東過澗瀕入于峽
峽口有山卓然立乎羣峰之外者白鹽也可謂
江山之勝矣侯昔經營天下於平沙之上輸忠
盡誠受遺立孤於是宮之中江流洶而石如故
宮闕廢而地猶存陵谷雖變而精神不亡宜於
兩者之間祠之亦侯志也遂謀而遷焉地初爲

節度推官宅徙于它所因其址築而高之用其
材斲而新之爲堂五楹廡萬椽南門于臺又闢
於西通往來之道像仍其舊新厥丹青冕服用
侯又塑關張像翼于左右故祠以婦配非禮也
別爲室以奉之書史傳于壁之左而削其不公
之論書少陵詩于壁之右以諸作者詩文次之
乾道三年四月壬午告成詞曰

白鹽峙天兮滌瀨屹江風雲慘澹兮翱翔卧龍
龍千秋兮何之新廟貌兮江之湄前八陣兮後

故宮龍兮龍兮神其中望昭烈兮隔清瀆遺廟
存兮交精神於恍惚駕虛空兮雲爲馭臣東朝
兮主西顧魚得水而相忘兮事無今古儼關張
於左右兮一龍二虎祠有新故兮侯無重輕舍
其故而新是卜兮邦人之情祠合于圖兮自今
始事祀不絕兮有如此水

與諸葛丞相牋

蜀漢劉琰

琰與魏延不和亮責讓之琰辭
以賤亮遣還成都官位如故

琰稟性空虛本薄操行加有酒荒之病自先帝
以來紛紛之論殆將傾覆頗蒙明公本其一心
在國原其身中穢垢扶持全濟致其祿位以至
今日間藉迷醉言有違錯慈恩含忍不致之於
理使得全完保育性命雖必克已責躬改過投
死以誓神靈無所用命則靡寄顏

與諸葛丞相書

蜀漢馬謖

明公視謖猶子謖視明公猶父願深惟殛鯨興
禹之義使平生之交不虧於此謖雖死無恨於
黃壤也

與諸葛公書

蜀漢馬良

先主領荊州辟良爲從事及入
蜀亮亦從往良留荊州與亮書

聞雒城已拔此天祚也尊兄應期贊世配紫光
國魄兆見矣夫變用雅慮審貴垂明於以簡才
宜適其時若乃和光悅遠邁德天壤使時閑於
聽世服於道齊高妙之音正鄭衛之聲竝利於
事無相奪倫此乃管絃之至牙曠之調也雖非
鍾期敢不擊節

獄中與諸葛公書

蜀漢彭羕

先主領益州牧拔羕爲治中從事羕器然
自矜亮屢密言先主康心大志廣難可保
安先主左遷羕江陽太守羕不悅詣馬超
謂先主老革荒悖又謂超卿爲其外我爲
其內天下不難定也超大驚懼退表羕
辭收付有司羕於獄中與亮書竟誅死

僕昔有事于諸侯以爲曹操暴虐孫權無道振
威闇弱其惟王公有霸王之器可與興業致治
故乃翻然有輕舉之志會公來西僕因法孝直
自銜鸞鴈統斟酌其間遂得詣公於葭萌指掌
而譚論治世之務講霸王之義建取益州之策

公亦宿慮明定卽相然贊遂舉事焉僕於故州不免凡庸憂於罪罔得遭風雲激矢之中求君得君志行名顯從布衣之中擢爲國士盜竊茂才分子之厚誰復過此兼一朝狂悖自求菹醢爲不忠不義之鬼乎先民有言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刎咽喉愚夫不爲也况僕頗別菽麥者哉所以有怨望意者不自度量苟以爲首興事業而有投江陽之論不解主公之意倉卒感激頗以被酒僥失老語此僕之下愚薄慮所致主

公實未老也且夫立業豈在老少西伯九十寧
有衰志負我慈父罪有百死至於內外之言欲
使孟起立功北州戮力主公共討曹操耳寧敢
有他志邪孟起說之是也但不分別其間痛人
心耳昔每與龐統共相誓約庶託足下末蹤盡
心于主公之業追名古人載勲竹帛統不幸而
死僕敗以取禍自我墜之將復誰怨足下當世
伊呂也宜善與主公計事濟其大猷天明地察
神祇有靈復何言哉貴使足下明僕本心耳行

矣努力自愛自愛

進諸葛亮集表

晉陳壽

臣壽等言臣前在著作郎侍中領中書監濟北侯臣荀勗中書令關内侯臣和嶠奏使臣定故蜀丞相諸葛亮故事亮毗佐危國負阻不賓然猶存錄其言耻善有遺誠是大晉光明至德澤被無疆自古已來未之有倫也輒刪除複重隨類相從凡爲二十四篇篇名如右亮少有逸群之才英霸之器身長八尺容貌甚偉時人異焉遭漢末擾亂隨叔父玄避難荊州躬耕于野不

求聞達時左將軍劉備以亮有殊量乃三顧亮於草廬之中亮深謂備雄姿傑出遂解帶寫誠厚相結納及魏武帝南征荊州劉琮舉州委質而備失勢衆寡無立錐之地亮時年二十七乃建奇策身使孫權求援吳會權旣宿服仰備又器亮奇雅甚敬重之卽遣兵三萬人以助備備得用與武帝交戰大破其軍乘勝克捷江南悉平後備又西取益州益州旣定以亮爲軍師將軍備稱尊號拜亮爲丞相錄尚書事及備殂沒

嗣子幼弱事無巨細亮皆專之于是外起東吳
內平南越立法施度整理戎旅工械技巧物產
其極科教嚴明賞罰必信無惡不懲無善不顯
至于吏不容奸人懷自厲道不拾遺疆不侵弱
風化肅然也當此之時亮之素志進欲龍驤虎
視包括四海退欲跨陵邊疆震蕩宇內又自以
爲無身之日則未有能踰涉中原抗衡上國者
是以用兵不戢屢耀其武然亮才于治戎爲長
奇謀爲短理民之幹優于將畧而所與對敵或

值人傑加衆寡不侔攻守異體故雖連年動衆
未能有克昔蕭何薦韓信管仲舉王子城父皆
忖已之長未能兼有也亮之器能政理抑亦管
蕭之亞匹也而時之名將無城父韓信故功業
陵遲大義不及邪蓋天命有歸不可以智力爭
也青龍二年春亮帥衆出武功分兵屯田爲久
駐之基其秋病卒黎庶追思以爲口實至今梁
益之民咨述亮者言猶在耳雖甘棠之詠召公
鄭人之歌子產足以遠譬也孟軻有云以逸道

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人雖死不怨信矣論
者或怪亮文彩不豔而過於丁寧周至臣愚以
爲咎繇大賢也周公聖人也考之尚言咎繇之
謦畧而雅周公之詰煩而悉何則咎繇與舜禹
共謦周公與群下矢誓故也亮所與言盡衆人
凡士故其文指不及得遠也然其聲教遺言皆
經事綜物公誠之心形于文墨足以知其人之
意理而有補於當世伏惟陛下邁蹤古聖蕩然
無忌故雖敵國誹謗之言咸肆其辭而無所革

諱所以明大通之道也

諸葛丞相贊

蜀漢恭獻

忠武英高獻策江濱舉吳連蜀權我世真受遺
阿衡整武齊文敷陳德教理物移風賢愚兢心
僉忘其身誕靜邦內四裔以綏屢臨敵庭實耀
其威精研大國恨於未夷

諸葛武侯宅銘

晉習鑿齒

達人存作振此頽風雕薄蔚采鳴闡唯豐義範
蒼生道格時雄自昔爰止於焉盤桓躬耕西畝
永嘯東籬迹逸中林神凝巖端罔窺其奧誰測
斯歡堂堂偉匠婉韶揚朝傾巖搜寶高羅九霄
慶雲集矣鸞駕亦招

三國名臣贊畧

晉袁宏

孔明盤桓俟時而動遐想管樂遠明風流治國
以禮民無怨聲刑罰不濫沒有餘渣雖古之遺
愛何以加茲及其臨終顧託受遺作相劉后授
之無疑心武侯處之無懼色繼體納之無貳情
百姓信之無異辭君臣之際良可詠矣

堂堂孔明基宇宏邈噐同生民獨稟先覺標勝
風流遠明管樂初九龍盤雅志彌確百六道喪
干戈迭用苟非命世孰掃雰雰宗子思寧薄言

諸葛丞相集

附錄

四

解控釋褐中林鬱爲時棟

樂葛優劣論

晉張 鞠

樂毅諸葛孔明之優劣夫以毅相弱燕合五國之兵以破強齊雪君王之耻圍城而不急攻將令道窮而義服此則仁者之師莫不謂毅爲優余以五國之兵共伐一齊不足爲強大戰濟西伏尸流血不足爲仁夫孔明包文武之德劉玄德以知人之明屢造其廬咨以濟世奇策泉涌智謀從橫遂東說孫權北抗大魏以乘勝之師翼佐取蜀及玄德臨終禪其大位在擾攘之際

立童蒙之主設官分職班叙衆才文以寧內武以折衝然後布其恩澤於中國之民其行軍也路不拾遺毫毛無犯勲業垂濟而隕觀其遺文謀謨弘遠雅規恢廓已有功則讓於下有闕則躬自咎見善則遷納諫則改故聲烈振於遐邇也孟子曰聞伯夷之風貪夫廉余以爲觀孔明之忠姦臣立節矣殆將與伊呂爭儔豈徒樂毅爲伍哉

武侯廟古柏

唐段文昌

是草木有異於草木則靈武侯祠前柏壽千齡
盤根擁門勢如龍形含碧太空散霧虛庭合抱
在於旁枝駢梢葉之青青百尋及於半身蓄風
雷之冥冥攢柯垂陰分翠間明忽如虬螭向空
爭行上承翔雲孤鸞時鳴下蔭芳苔凡草不生
古色天風蒼蒼冷冷曾到靈山老柏縱橫亦有
大者莫之與京於惟武侯佐蜀有程神其不昏
表此爲禋斯廟斯柏實播芳馨

諸葛武侯像贊

宋張拭

惟忠武侯識其大者伏羲履仁卓然不捨方卧
南陽若將終身三顧而起時哉屈伸難平者事
不昧者機大綱旣得萬目乃隨我奉天討不震
不竦惟一其心而以時動噫侯此心萬世不泯
遺像有嚴瞻者起敬

諸葛武侯廟銘

明楊士奇

惟忠武侯丁漢之季愍漢之疆瓜分鼎峙奮起
隆中扶日堂空志靖九圍俾之混同再表出師
有慶秉鉞火德旣衰吹之弗燁師進于渭星隕
于營混一之志潰于垂成卧龍之岡寔公舊廬
昔有祠宇久爲榛蕪賢侯作守知政先務搆之
塗之丹雘如故乃潔罇壘乃聲笙鏞乃饌乃饗
乃享新宮惟祀之崇惟公之勸春蘭秋菊終古

盛薦

祭諸葛丞相文

晉李興

未與中鎮南將軍劉弘至隆中觀亮故宅立碣表閭命太傅掾李興爲文

天子命我于沔之陽聽鼓鞀而永思庶先哲之
遺光登隆山以遠望軼諸葛之故鄉蓋神物應
機大噐無方通人靡滯大德不常故谷風發而
騶虞嘯雲雷升而潛鱗驤輦解褐於三聘尼得
招而褰裳管豹變於受命貢感激以回莊異徐
生之得寶釋卧龍於深藏偉劉氏之傾蓋嘉吾
子之周行夫有知己之主則有竭命之良固所

以三分我漢鼎鑿帶我邊荒抗衡我北面馳騁
我魏疆者也英哉吾子獨含天靈豈神之祗豈
人之精何思之深何德之清異世通夢恨不同
生推子八陣不在孫吳木牛之奇則亦般模神
弩之功一何微妙千井齊甃又何秘要昔在顛
天有名無迹孰若吾儕良籌妙畫臧文旣沒以
言見稱又未若子言行並徵夷吾反玷樂毅不
終奚比於爾明哲守冲臨終受寄讓過許由負
屣莅事民言不流刑中於鄭教美於魯蜀民知

耻河渭安堵匪臯則伊寧彼管晏豈徒聖宣憐
慨屢歎昔爾之隱卜惟此宅仁智所處能無規
廓日居月諸時殞其夕誰能不歿貴有遺格惟
子之勲移風來世詠歌餘典懦夫將厲邈哉邈
矣厥規卓矣凡若吾子難可究已疇昔之率萬
里殊塗今我來思覲爾故墟漢高歸魂於豐沛
太公五世而反周想魍魎以髣髴冀影響之有
餘魂而有靈豈其識諸

吊孔明文

晉安 廌

適子之墓冥漠無聲廟堂猶在松栢冬青遐哉
邈矣長遊幽冥

謁武侯廟文

宋王十朋

丞相忠武蜀之伊呂高卧南陽悲吟梁市草廬
之中三顧先主將漢是興非劉曷與君臣魚水
蛟龍雲雨才十曹丕志小寰宇假令無死師一
再舉吳魏可吞禮樂可許寧使英雄墮淚今古
將畧非長庸史之語某受命天子來帥茲土夢
觀八陣果至夔府廟貌僅存風流可覩旁有關
張一龍二虎安得斯人以消外侮

八陣圖

晉桓溫

望古識其真臨源愛往跡恐君遺事節聊下南山石

先主武侯廟

唐岑參

先主與武侯相逢雲雷際感通君臣分義激魚水契遺廟空蕭然英靈貫千歲

古栢行

唐杜甫

孔明廟前有老栢柯如青銅根如石霜皮溜雨四十圍黛色參天二千尺君臣已與時際會樹

木猶爲人愛惜雲來氣接巫峽長月出寒通雪
山白憶昨路繞錦亭東先主武侯同閟宮崔嵬
枝幹郊原古窈窕丹青戶牖空落落盤踞雖得
地冥冥孤高多烈風扶持自是神明力正直元
因造化工大屢如傾要梁棟萬年回首丘山重
不露文章世已驚未辭剪伐誰能送苦心豈免
容螻蟻香葉終經宿鸞鳳志士幽人莫怨嗟古
來材大難爲用

蜀相

唐杜甫

丞相祠堂何處尋
錦官城外柏森森
映階碧草自春色
隔葉黃鸝空好音
三顧頻繁天下計
兩朝開濟老臣心
出師未捷身先死
長使英雄淚滿襟

懷古

唐杜甫

諸葛大明垂宇宙
宗臣遺像肅清高
三分割據紆籌策
萬古雲霄一羽毛
伯仲之間見伊呂
指揮若定失蕭曹
運移漢祚終難復
志決身殲軍務勞

諸葛廟

唐杜甫

久遊巴子國屢入武侯祠竹日斜虛寢谿風滿
薄帷君臣當共濟賢聖亦同時翊戴歸先主并
吞更出師蟲蛇穿畫壁巫覡醉蛛絲歛憶吟梁
甫躬耕起未遲

八陣圖

唐杜甫

功蓋三分國名成八陣圖江流石不轉遺恨失
吞吳

武侯廟

唐杜甫

遺廟丹青落空山草木長猶聞辭後主不復卧
南陽

讀諸葛武侯傳

唐李 白

漢道昔云季群雄方戰爭霸圖各未立割據資
豪英赤伏起顏運卧龍得孔明當其南陽時隴
畝躬自耕魚水三顧合風雲四海生武侯立岷
蜀壯志吞咸京何人先見許但有崔州平

觀八陣圖

唐劉禹錫

軒皇傳上畧蜀相運神機水落龍蛇出沙平鷺

鶴飛波濤無動勢
鱗甲避餘威
會有知兵者
臨流指是非

題籌筆驛

唐羅隱

拋擲南陽爲主憂
北征東討盡良籌
時來天地雖同力
運去英雄不自由
千里山河輕孺子
兩朝冠劍恨譙周
惟餘巖下多情水
猶解年年傍驛流

籌筆驛

唐李商隱

魚鳥猶疑畏簡書
風雲長爲護儲胥
徒令上將

揮神筆終見降王走傳車管樂有才真不忝關
張無命欲何如他年錦里經祠廟梁父吟成恨
有餘

武侯廟古栢

唐李商隱

蜀相階前栢龍蛇捧闕宮陰成外江畔老向惠
陵東大樹思馮異甘棠憶召公葉凋湘鷺雨枝
拆海鵬風玉壘經綸遠金刀歷數終誰將出師
表一爲問昭融

孔明書臺

宋宋祁

君不見孔明書臺遺廟旁古書不見臺荒涼卧
龍未起蜀天遠茅廬日日空南陽赤符光寒白
水涸秣陵王氣猶能作璋若嬰兒操虎狼脫去
荊州殊不惡十倍奇才安用書此臺昔時知有
無蜀人思君識故處未若江水存兵圖黃冠所
居門第改祗有坊名今尚在安得臺邊見古人
秋草重生類書帶

諸葛武侯

宋王安石

漢日落西南中原一星黃群盜伺昏黑聯翩各

飛揚武侯當時龍卧獨權藏
與衆爭光邂逅得所從幅巾起南陽
間屢以弱攻強暉暉若長庚
孤出照一方勢欲起六龍東
廻出扶桑惜哉淪中路怨者爲悲傷
監子祖餘策猶能走強梁

諸葛武侯

宋王安石

慟哭何顒爲一言餘風今日更誰傳
區區庸蜀支吳魏不是虛心豈得賢

八陣磧

宋蘇軾

平沙何茫茫髮鬢見石絕巖橫
清江上歲歲沙水齧孔明死
已久誰復辨行列神兵非學到
自古不留訣至人已心悟後世
徒妄說自從漢道衰鋒起盡姦
傑英雄不相下禍難久連結驅
民市無煙戰野江流血萬人賭
一擲殺盡如沃雪不爲久遠計
草草常無法孔明最後起意欲掃
群孽崎嶇事節制隱忍久不決
志大遂成迂歲明去如瞥六師
紛未整一旦英氣折唯餘八陣

隆中

宋蘇軾

諸葛來西國千年愛未衰
今朝遊故里蜀客不勝悲
誰言襄陽野生此萬乘師
山中有遺邈矯矯龍之姿
龍麟山水秀龍去淵潭移
空餘蜿蜒跡使我寒涕垂

灘石八陣圖行

宋王剛中

我先孔明後相望九百載
我想孔明賢巍然伊呂配
奇謀勇畧號雄師大節英
風蓋當代木牛流馬何足
言八陣遺蹤千古在我行
已度瞿唐

門長灘石壘參差分洪纖高下尺寸等猶有當年節制存四頭八尾觸處首敵衝中央兩皆救握奇如樞運無窮七縱七擒仍敢攻規模黃帝已垂文後來得者惟將軍唐宗李靖拾遺意樂舞旛表徒繽紛長江之上石蟠結江波洶湧石不滅使君何事遽剗除一夜風雷吼天闕明朝依舊石縱橫神物護持人始驚向來守蜀用此法誰知石壘真金城嗟乎孔明遇不遇遇則劉公恢大度國險地狹民力微法出萬全勢未具

嗟乎孔明以此用於吳長江內固魏可圖嗟乎
孔明以此用於魏掃平三分歸一籌祇應所遇
勢不同勢既不同功亦異嗟乎孔明之心如石
堅欲扶漢室還中原事之不就則天耳安肯俯
首從曹袁嗟乎孔明如生石不老後世用兵無
草草忽然變作六花看便失本原難按考請觀
壘石韜機籌江流東去自悠悠英豪得此石外
指長與君王靖邊壘

武侯祠

宋張震

勲業場中託汗青詩書壇上復誰登
顧廬可是依玄德持釣何妨屈子陵
方挽狂瀾休轉石功虧累土不成層
它年一笑三生夢應愧多情碧眼僧

武侯新祠用韵

宋王十朋

山藏古寺禪青青地重偏因蜀相登
沙上不聞江轉石人間幾見谷爲陵
龍蛇樹影搖千尺玉花枝吐萬層
堪歎草廬誰復顧凄然香火却

敬僧

登八陣臺觀忠武侯遺像作長句

宋張 續

白帝城西魚復浦十月江平見潯潯當年累石
紛成行此地卧龍經講武轅門外建嚴中權列
陣相承存後伍何人蛇勢識常山未數魚麗矜
鄭拒懸知精神貫金石尚想號令嚴鉦鼓老兵
料敵應疑生川后澄波其敢侮向令赤伏有餘
符下睨皇州直指取云何遺跡司神明獨靳豐
功被寰宇高城置酒共臨眺往事興懷增歎撫

巍然王佐三代前信矣名言照千古

遺事

丞相亮時有言公惜赦者亮答曰治世以大德
不以小惠故匡衡吳漢不願爲赦先帝亦言吾
周旋陳元方鄭康成間每見啟告治亂之道悉
矣曾不語赦也若劉景升季玉父子歲歲赦宥

何益於治

華陽國志

諸葛瑾弟亮及從弟誕並有盛名各在一國於
時以爲蜀得其龍吳得其虎魏得其狗
孔明云我心如秤不能爲人作低昂

亮聞張溫敗未知其故恩之數日曰吾已得之

矣其人清濁太明善惡太分

會稽典錄

亮出駐漢中張裔領犒府長史常稱曰公賞不遺遠罰不阿近爵不可以無功取刑不可以貴勢免此賢愚所以僉忘其身者也

蜀志

諸葛亮殺王雙還定軍山作一門埋於漢川其文曰定軍門又作八陣門沉永安水中又玄武郡金山作二門一大一小時亮行軍見此山勢似有王氣故鎮之

門錄

劉備章武元年採金牛山鉄鑄八劍各長三尺六寸一自佩一與太子一與梁王理一與魯王

永一與諸葛亮二與張飛關羽一與趙雲並是亮書作風角處所

刀劍錄

諸葛亮相蜀鑿石架宮爲飛梁閣道卽古劍閣

道也

華陽國志

魏延與楊儀不和亮特延勇猛又惜儀籌畫不

能偏有所廢爲作甘戚論

華陽國志

南中俗徵巫鬼好詛盟投石結草官常以盟詛

要之諸葛亮乃爲夷作圖譜先畫天地日月君
長城府次畫神龍龍生夷及牛馬羊後畫部主
吏乘馬轡蓋巡行安卹又畫牽牛負酒齋金寶
詣之之象以賜夷夷甚重之許致生口直又與
瑞錦鐵券今皆存每刺史校尉至齋以呈詣

華陽

國志

張華問李密孔明言教何碎密曰昔舜禹皋陶
相與語故得簡大雅誥與凡人言宜碎孔明與
言者無已敵言教是以碎耳

晉書

諸葛亮造八陣圖於魚復平沙之上壘石爲八
行相去二丈桓溫征譙縱見之曰此常山蛇勢
也文武皆莫識吾嘗過之自山上俯視百餘丈
凡八行爲六十四絕絕上圖不見凸凹處如日
中蓋影耳就視皆卵石漫漫不可辨

蘇長公集

魚復陣磧江流莫移夔人歲以人目傾城徙市
縱遊八陣之間謂之踏磧

孔明祠古栢喬柯鉅圍蟠固凌拔有足異者唐
李涪瘁後漸蠹槁宋乾德間枯柯復生日益敷

茂自三分至是八百餘齡矣

田况古
栢記

南陽城西七里岡阜豁然隱起曰卧龍岡有井

淵然渟深曰諸葛井相傳爲忠武侯故居民歲

祠之

元程鉅夫
書院記

帝南康始生有胡僧往視之謂曰別久無恙乎

韋氏問故答曰武侯後身也吾往與之友故不

遠而來因字之武侯

宣室
志

諸葛亮相蜀築臺以集諸儒待四方賢士號讀

書臺

寰宇
記

諸葛亮夢見周公因立文憲王廟號其地爲周

公山

名勝志

陸法和軍次白帝曰諸葛武侯可謂名將此城
旁有埋箭鏃一斛許因挿表掘之如其言

集評

諸葛亮之表劉主可謂德音

李充翰
林論

孔明之辭後主志盡文暢

文心
雕龍

孔明之辭約理得而辭中辭之善也

文心
雕龍

李玄盛寫諸葛亮訓戒以勗諸子曰尋其終始

周孔之教盡在中矣

晉書

出師二表與伊訓說命相表裏

蘇子瞻